

心智远足

脚本原作 Floyd Byars and Fritjof Capra

Fritjof Capra 特别授权美国稳泰咨询公司译制

译制导演： 胡继旋
文本翻译： 陆孜伟
物理学顾问： 孙晓云
系统学顾问： 胡继旋

配音： 索尼娅-----杜文君
 托马斯-----胡 宏
 杰 克-----胡继旋
 基 特-----潘一慧

May-August, 2002

(1)

黄昏的华盛顿特区。两届美国参议员杰克·爱德华兹从他的高层公寓阳台上俯视着宾夕法尼亚大道。林肯纪念堂的白色柱石，华盛顿纪念碑，国会山。警笛声刺破城市的喧闹。杰克看上去心情压抑。一个年近五十，处于事业危机之中的人，困于责任感和日渐淡化的个人使命感之间。他无精打采地走进屋内，拿起电话，拨了个长途。

(2)

法国。当电话铃声惊醒诗人托马斯·哈里曼时，已是晚上两点。他比杰克稍年青，他身旁的女人可能只有他的一半年龄。她转过身去决意继续睡觉，托马斯打开灯，拿起了电话。

托 马 斯： 喂？

杰 克： 嗨，汤姆！

托 马 斯： 杰克？ 杰克？ 有什么急事呀？

杰 克： 是不是太晚了？

托 马 斯： 哪里哪里， 就差几小时而以。你没事吧， 一切都好？

杰 克： 不太好。喂，汤姆，你帮我点忙。

托 马 斯： 重新写写你的演讲稿？ 你以为毛病出在演讲上吗？

杰 克： 我要是这样以为的话， 还会找你吗？

托 马 斯： 对不起， 没有关心你的总统选举。我觉得那是胡扯淡。

杰 克： 看来选民跟你想的一样。也许那选举就是胡扯淡。不过你知道， 按理我现在该去竞选连任参议员了。人们不再给钱了。不， 他们还在给， 也许是不想要这钱。我该讲的都讲完了， 没什么可说的了。

托 马 斯： 你离开那里吧， 华盛顿是个蛇窟， 是自恋者的镜子宫殿。出来走走。

杰 克： 我也这样想。只是现在不大可能。

托 马 斯： 嗨， 总是这样。你这种想法正是问题的一部分哪。

杰 克： 你有地方吗？

托 马 斯： 没问题， 过来吧。这里虽然不是白宫， 至少你是被欢迎的。

(3)

九月的早晨，近法国诺曼地海岸。太阳还没有晒干雾气，田野看上去色彩单一，昏昏欲睡。杰克似乎没有完全醒来，他坐在托马斯旁边，车子驶向圣米歇尔山。每当他在树木与农舍间瞥见那岛屿时，便显出一番热情。

杰克：真高兴来到这儿！

托马斯：真是不该让他来。

杰克：真难以想象！看，历史在重现，中世纪滞留在这岩石之上，而时间却踏步向前。

托马斯：又来了，这就是他。总是兴致勃勃，头头是道。好像人人都等着听他的，好像生活是一大记者招待会！也许他这个公众面具就是一切。也许我糊涂了二十年，想找到他外表背后的真人。也许外表就是他这个人。

杰克：这地方真了不起。

托马斯：那当然，对他来讲一切都是了不起的。看我是在胡想些什么，这次旅行可能没什么好结果。这种时候我并不需要他来作伴，我正十分满意地对付着自己的中年危机呢。拜托了。

杰克深深地吸了口气，转身对着托马斯微笑。

杰克：这是我所能离开华盛顿最远的地方了，真谢谢你。

托马斯：又来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对他又恨又爱，这个美国，这些美国佬——在天真的外表下可能是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但在政治家后面又有一个率真的人。他还是个美国人，不善于说谎，说什么是…

杰克：要不要停车看一下周围？

托马斯把车停下。俩人走出车外凝视着身前晨雾中海市辰楼般的岛屿。平展的海岸线上的一座孤岩，上面一个壁垒健全的中世纪小城，挤满着古老的房屋，顶端有一座大教堂。

托马斯：瞧，这就是圣米歇尔山。怎么样？

杰克：真美。

托马斯：要不要换换花样，走过去？

杰克：走过那块沼泽地？

托马斯：就像无数世纪前我们的祖先一样。是你说要散步的。走吧。

杰克：是你的祖先吧。如果我妈没有骗我的话，我一点法国血统都没有。

他们向山走去，穿过沼泽地和一大群黑脸白羊。

(4)

宋尼亚·霍夫曼和杰克差不多年纪。她眼睛明亮人美丽，性格稍偏内向，带着沉思状，好像更多地生活在想象世界而不是现实中。她住在近山顶的一座漂亮老石屋内。她十几岁的女儿基特从波士顿来度暑假末。太阳已经照到了花园，她们把早餐桌子搬到外面来。

索妮娅： 谢谢！

基 特： 今天我们会干点什么吗？

索 妮 娅： 我想读完这本书。

基 特： 你总是有书要读。真烦人。

索妮娅： 罗曼在哪里？

基 特： 我才不管罗曼在干什么。我想和你在一起。
我真是不该来，我应该和爸爸一起。

索妮娅： 行了，基特。

基 特： 你陷在这中世纪的孤岛中只顾读你的书。你都不知道周围发生了些什么。你可以呆在任何地方而什么作用都不起。你应该走出去，多与人接触。

索 妮 娅： 我会，我会的。

基 特： 我走了。
再见。

基特抓起运动衫走了。母亲略伤感地望着她。女儿走到了门口。

(5)

杰克和托马斯来到了堡垒处。他们从石阶上走到上面的走道，俯视着下面的大停车场。当天第一批的旅游车载来了一群国际游客。托马斯转向杰克，对着他的朋友的啼笑皆非表情咧嘴而笑。

杰 克： 你打算在法国永久住下去吗？我以为你除了纽约什么地方都不能活呢。你的戏剧怎么样，把它扔了？

托 马 斯： 可能是它把我给放弃了。要是住在曼哈顿的话，我得有足够的精力去做房地产或者其它生意。我年轻时很喜欢纽约。那时我和朋友们对工作比对投资更感兴趣。后来，你知道，离婚、抚养费，税务局，...我失掉对我孩子的监护权 - 这些把我带回现实，可是我并不需要。1972年当尼克松登上那架直升飞机，我想我们都不想再打仗了。是吧？可是，大企业接管了一切，决定着议事日程。当你成为大企业的一分子，你的道德立场就完蛋，要不然就没有好日子可过。

杰 克： 这不是你的老生常谈？我上班做事，身在体制内，便自动丢掉了道德？

托 马 斯： 你以为我是在说你？我在说我自己呢。我说我变得有点神经质。很多人干着比你更粗俗的工作，但他们幸福，健康，他们不感到压抑，他们享受物质上的应有尽有。但我不行。我没法承受这种状态。中国古圣贤说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所以我逃之夭夭。在法国我可以自由自在。我想我是不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认为法国还是一个可以安静思考的地方。所以我想我会留在这里，也可能不，走着瞧吧。

杰克转身仰望着陡峭的山岗。他的眼睛顺着曲折的壁垒和阶梯直到顶端。

杰 克： 这地方像仙境。我们怎么跑到这儿来？我敢打赌，又是你的精心策划。

托 马 斯： 我也可以和你打同样的赌啊。不，我想你可能会喜欢到这里来，发现一些世界所缺少的宝贵东西...

杰 克： 眼光。

托 马 斯： 视野，视野，杰克。

(6)

他俩继续探索着山岗。在一个像小镇广场的墓地，导游的话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导 游： 各位游客请看，这就是为什么死者被埋在城的中央。死亡是生命不可分的一个部分。这里没有足够的坟墓可安置所有的圣米歇尔山居民，所以每隔十年左右要把旧尸骨挖起来，给新尸体让位。因为他们相信在最后审判日你需要你的骨头，他们就把尸骨放在附近的陈尸所。

游 客 一： 真恶心。

游 客 二： 我喜欢公墓。

导游对此露出奉承的微笑并以一种奇怪，反话般的语调继续着她的标准演讲。杰克和托马斯继续往上攀登。

导 游： 在那边教堂的后面有一个圣人的尸骨。

托 马 斯： 你告诉我，杰克，你怎么统治这些人？

杰 克： 好问题。莫索里尼之前有一个意大利总理，人们问他：意大利人是否很难统治？他回答说，“统治意大利人难？不是难不难的确问题，是无济于事。”

托 马 斯： （笑）你没有在晚上点的新闻里这么说过吧。

杰 克： 没有。但我日日夜夜都在琢磨。也许这正是我输掉这次选举的原因。他们真的认为能把骨头保存到审判日？

托马斯： 你要记着，对他们来讲审判日并不遥远。他们几乎每小时都在期待着。

杰克： 就像我们。

托马斯： 那到不是。我不会这么讲。审判日对我们来讲是不一样的。不完全一样。审判日对于我们来讲是时间概念的中断，是动乱。是颗大原子弹。审判日对他们来讲是最终的安息日而不是世界末日。他们没有钟，没有机械计时。时间就是春夏秋冬，拂晓黄昏，安息日到圣人节，最终到审判日。人们为审判日而活着。审判日是解救之日。有点像星期日，时报送到家门。时间是神圣的。他们早上打一次钟，晚上打一次钟。打钟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变化，但根本上他们那个时代的节奏和我们的完全不同，所以我们难以想象。

(7)

他们到达了教堂门口。那是一个美丽的哥特式门廊，上有多个圣徒拱门围绕着救主基督的座。托马斯试了一下门，门是锁着的。

托马斯： 我想我们来早了一点。圣者绝非孤立无援。

杰克： 你说什么？

托马斯从口袋里拿出他那从不离身的笔记本，写下了他刚说的那一句。

托马斯： 圣者绝非孤立无援。每次我来到这儿，灵感就来了。天知道是从哪儿来。有时我要好几个星期，甚至数年才弄明白它们到底指什么。你有没有读我寄给你的书？

杰克： 没有，告诉你吧，自从你不再考虑回来并帮助我演讲稿写。你有没有读我寄给你的演讲稿呢？

托马斯： 没有。我试过，但我的注意力不如从前了。

杰克： 这是真话，我也如此。我不再有时间花在抽象的东西上。诗歌使我困惑。

托马斯： 政治使所有的人困惑。

第一批游客来到了门口。突然，宋尼亚也出现了。她每天早晨都要走一遭。这几百步到顶端成了她每天的运动。现在她站着等待着开门，无意间听见了杰克和托马斯的对话。

杰克： 包括搞政治的人。但我知道“圣者绝非孤立无援”的意思。

托马斯： 是什么？

杰克： 这就是我的职业的内涵。因为在每个政治家和他的观点之间，总藏着三只肥猫，两个说客，还有一堆麦克风。“没有人是孤岛”。

管门人来打开了门。

托 马 斯：“自属而自足。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块，整体的一部份。所以不要问钟声为谁而鸣，它为你而敲响。”

人群开始步入教堂。

(8)

人群迅速地消失在巨大的空间内。教堂看上去仍然庄严而空阔。杰克和汤姆往上走着。

托 马 斯：你有没有觉得到这地方在注视着你？

杰 克：使你感觉渺小。

托 马 斯：本来如此。个人和肉体本该感觉渺小和低矮，被否认独立的存在。

杰 克：我们失去了那种一体感，但我们获得了自由。这交易并不坏。

托 马 斯：我仍然不知道是不是值得，会不会是所失大于所得。当今世界，人们只知道谈论自己。我曾经写过一首诗叫做“石头发话我沉默”。

杰 克：至少你能自由思考你要什么，做你能所做的。想想那些不得不把石头拉到山上修建寺庙的可怜人们，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毫无自主。要么你试一试哪一天去竞选公职，你不会感觉那么坏。别人决定了议事日程，决定了时间表，决定了你能说什么和最好不要说什么。谈到丧失自我，有人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名字。

托 马 斯：也许当总统你是太聪明了。

杰 克：是啊，有个电视记者是这样说过。

托 马 斯：你说了什么呢？

杰 克：我有点激动。我说美国选民希望他们的领袖比他们笨，认为这样对他们的为害会小一点。这是一种代价高昂的犬儒主义。

托 马 斯：你在电视上这样说了？

杰 克：是的。

托 马 斯：你还是不够聪明。

他们走到了钟楼的台阶处。宋尼亚好像也是走着同一条道，还是她跟着这两位男子呢？托马斯停下来让她先进去。

托 马 斯：请先走。

(9)

当杰克和托马斯走进时，古钟正在敲正点的最后一下，所有的轮子都转动着。

托 马 斯： 瞧这个！快瞧这个！自中世纪以来，这钟已运行了好几百年。

杰 克： 是啊。但这和你刚才讲的“日出到日落，安息日到安息日”的那种时间不同，这是机械计时。

托 马 斯： 对。有时我想，这个钟，这个机械是人类对自然的第一个真正的突破。

你说对不对？你好！

索 妮 娅： 这钟的作用不仅于此。它成了宇宙的模式，还被误以为是真实的。人们以为自然只是一个巨大的时钟，一个机器，而不是一个有生命的机体。

托 马 斯： 这正是我对这个榆木脑袋所讲的。一字不错。也许你能认出他：这是杰克·爱得华兹。您是？

索 妮 娅： 索妮娅·霍夫曼。是的，我想我好像在哪儿听到过你的名字。

托 马 斯： 是啊，可能从铺天盖地的新闻广播中。他是初选时的美国总统候选人。

索 妮 娅： 我记不太得，因为我不投票。

杰 克： 大部分美国人不投票。

索 妮 娅： 我知道你是谁。

托 马 斯： 我？你知道我是谁？我不信。

索 妮 娅： 你是诗人托马斯·哈里曼。

托 马 斯： 是的，我就是。噢，这就怪了，你认得出我，一个最近作品只卖了一万二千册的诗人，但认不出这位美国总统候选人？天哪，女人，你的价值观怎么啦？您是干什么的？

索 妮 娅： 我是个科学家。我们确实有时也读诗歌。事实上，我最近读了不少。我算是在休假。我曾是个物理学家，曾经是美国居民，曾经是投票人...

托 马 斯： 曾经是妻子？

杰 克： 真是令人担忧。为什么像你这样的聪明人不愿投票呢？

索 妮 娅： 多半是你们政治家把它弄得如此艰难。你们所表达的大部分观念，不管是右是左，对我来讲都像那座钟一样，古老过时而机械。

杰 克： 此话怎讲？

- 索妮娅： 如果要解释的话，我得一直回到笛卡尔。你还记得他吗？
- 托马斯： 记得。“生存还是毁灭”。
- 杰克： “我思故我在。”
- 托马斯： 我俩还都算都上过大学。
- 索妮娅： 笛卡尔是把世界看成钟表的始做俑者。这种机械观仍然支配着大部分的世界，特别是你们这些政治家。
- 杰克： “机械般的”？真有这样的词？
- 托马斯： 机械般的，机械的，机械学，是的，是个好词。
- 索妮娅： 机械般的，好像自然运行起来像个钟表。你把它拆开，把它还原成几个易于理解的简单部件，加以分析，然后再把他们拼回一体，从而理解整体。
- 杰克： 这不就是通常所说的“科学思维”吗，霍夫曼小姐？说真的，你所说的机械观不就是科学方法吗？
- 索妮娅： 是吗？
- 托马斯： 我不这么认为。杰克，我想听听这位物理学家怎么讲。
- 杰克： 好吧，对不起。请接着讲。
- 索妮娅： 从某种方面来讲你是对的，密斯特（Mr.）...
- 杰克： 杰克，叫我杰克。
- 索妮娅： 好吧，杰克。从某种意义上你是对的。但在笛卡尔之前并不如此。他引进了这种思维，导致科学与教会的革命性决裂。他说：“我不需要教皇告诉我世界如何运行，我自己能发现它。对我来讲，世界不过是一架机器。”他对钟表十分入迷，因此他把什么都用钟表作比喻。他说：“我认为人体无非是个机器。健康的人就像个制作良好的钟表。病人就像是制作不良的钟表。”
- 杰克： 这比喻现在看来有点笨拙，但它起了作用，对吧？
- 索妮娅： 这观点曾经如此成功以至于科学家们相信所有的生物，植物和动物，还有我们都不是机器。而这就是谬误。它影响了一切，包括艺术，政治...
- 杰克： 好像大部分人根本不知道笛卡尔是谁。对不起，我没听懂你的意思。
- 托马斯： 如果你能把你的诗变成三十秒的媒体单元，他才能听懂。他不习惯这样。
- 杰克： 真好笑。好吧，我不明白的到底是什么？笛卡尔有什么不好？

索妮娅：笛卡尔并没有什么不好。事实上我认为他很了不起。对十七世纪而言，他是上天的恩赐，但现在时代已变。我们需要新的方式来理解生命。这个简单的摆锤早就被一片小小的石英晶体所代替。这些手工制作的巨轮已被指甲大小的集成电路取代。这说明现代科学已离开机械思维有多么远，但你们政治家的头脑仍然在按着那座钟表滴答走动。

(10)

杰克：说下去，索妮娅，接着讲。也许你的信息中有我们这些腐败愚昧的政治家们有所不知的重要部分。

索妮娅：瞧，这不来了，专重“部分”的思维。

杰克：我们所能见的无非是部分，只有片断... 好吧，给我举点例子。

索妮娅：就说人口问题吧。你不能孤立地看待各种不同的节育手段而试图解决人口问题。研究一再表明最有效的节育手段不是避孕药，而是经济和社会的富足，它会减弱人们建立大家庭的意愿。你知道世界上每天有四万儿童死于营养不良和可预防的疾病，每隔一秒钟死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我们不可以孤立地看待这些儿童的短暂生命，他们是包括经济，环境，特别是第三世界巨额债务的整个系统的一部分。

托马斯：什么意思？

索妮娅：疯狂借贷的负担不是落在那些有外国银行帐户的人头上，也不是落在那些制造不平衡的人头上，而是落在那些已被剥夺的人头上。三年前，尼雷尔总统问到，“我们必须饿死我们的孩子来还债吗？”这个问题事实上已有回答。答案是：是的。自从他讲话以来，数十万第三世界的儿童为了支付他们国家的债务而死去，百万儿童在用他们营养不良的心身支付着利息。

以巴西为例，你知不知道他们以一秒钟一个足球场的速度摧毁亚马逊雨林。一个，一个，一个，为什么？他们试图用牛和土地投机来支付国债。他们甚至没有时间出售木材，因此纵火毁林。焚烧的森林使全球变暖，是“温室效应”的主要原因之一。与此同时，我们把金钱用于军备竞赛。看，你不能孤立地看待任何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并试图借此理解和解决它。当然，你能解决一小片的问题，但不久它会恶化，因为与此相关的方面被忽略了。我们必需同时改变一切：观念，制度，价值。

杰克：这一切越听越耳熟。你们俩认识？这是不是个圈套？好吧。我怎么想这个问题？我同意，问题是复杂的，但你们仅仅盯着黑暗的一面。

我们的反应能力不也相当复杂，不是吗？

通信，数据库，技术，我们已经有手段来对付很多问题，即便是更复杂的问题。

托马斯：真坦率。永恒的乐观主义者。

索妮娅：但你没看到新技术所造成的问题常常比它解决的还多。以医学为例，技术上虽然发展惊人，但成本也在呈螺旋式上升。医学成为富人的医学，公共健康却没有显著的

提高。譬如说, 我们要是改变了饮食习惯, 公共健康就会明显提高。但是专家们却在搞人工心脏。因为红肉是心脏病的直接原因之一, 如果农牧企业能提供更健康的食物, 而不是为了生产更多的红肉, 而砍伐森林, 扩展牧场, 公共健康就可能得到改善。这样的话我们就用不着花费大量的资源在人工心脏之类的东西上。这都是事物相互关联的例子。

- 杰 克: 但索尼娅... 好吧, 就算你是对的。就像你说的, 世上万物都有联系, 但你还是得从某一方面着手, 不是吗? 这是现实的政治问题。你从哪里开始?
- 索 妮 娅: 改变我们的世界观。你看, 你仍在找要先解决的地方。你没有看到所有的问题不过是同一认识危机的不同方面。
- 杰 克: 哦, 是吗? 世界都快完了, 你说这是一个认识的危机。对不起, 你对现代医学的评论和批评, 对我来说太抽象了。我的意思是: 就算我是医生的儿子, 但你得承认这个机械般的医学还是很成功的。
- 索 妮 娅: 在某种程度上, 是的。但是治标和治本不是一回事。在政治领域中, 这不过是转移问题而已。
- 杰 克: 你是帮我呢还是让我在这儿孤军奋战?
- 托 马 斯: 我想看你栽在她手里。
- 杰 克: 好吧。一个经常胆结石阵痛的人跑到医生那儿, 医生取出胆囊, 过一阵, 病痛没有了。你可以说医生依据的是一个不好的认知模型, 他只注意钟表不工作的部分并把它去掉。但事实是, 病人已消除了病痛, 他感觉改善, 钟又滴答运行。这个认知模型有用。
- 索 妮 娅: 但是不是任何有效的东西对整个体制就一定好?
- 杰 克: 行了, 索尼娅, 这是诡辩, 搬到政治上毫无用处。政治归根结蒂是个以人民为基础的体制, 是引导人民形成对特定政策共识的艺术。如果政策成功, 人民就会满意。如果不成功, 人民当然不满意。就这么简单。如果有效, 就是好的, 如此而已。
- 托 马 斯: 那不就是你说的政治不再有成效吗? 你还说政治应当成为变不可能为可能的艺术吗?
- 杰 克: 你站在哪一边?
- 托 马 斯: 当然是她一边。她聪明, 优雅, 又吸引人。
- 索 妮 娅: 杰克, 我想回到体制的问题。你说我诡辩。那我们再说一下那个胆囊。假定胆囊已经取出, 病痛消除了。但是那个导致病变的压力怎么办? 如果压力持续, 病人很有可能再次发病。如果他及时改变饮食习惯并且坚持锻炼, 他很可能根本就不会得胆结石。一小小点健康教育要比手术便宜得多, 也减少无数痛苦, 但我们的体制不鼓励预防而鼓励干预。
- 杰 克: 好吧, 你不是诡辩。但把一切都怪在一个死了三百年的法国哲学家头上不是有点儿过分, 甚至有点怪诞?

- 索妮娅：不，如果我是对的话。我并不是责备笛卡尔的思维，只是指出它的局限性。也许三百年来把世界看作机器很有用，但这样的看法在今天不仅不准确，而且实际上有害。我们需要新的世界观。
- 杰克：那是谁说的？好像是，一个社会在新时代固守陈见是愚蠢的，就像大人试图硬撑着要穿上自己幼时的衣服。托马斯·杰佛逊。也许你不是不着边际。
- 托马斯：索妮娅，也许这新的世界观是我们接近 2000 年时的某种千年末狂热，某种精神的癫痫。
- 杰克：现在人人都知道按一个按钮我们便能把自己全都毁灭。我们在污染每一平方英尺的土地，海洋和空气。这水看上去干净，其实并不然。英吉利海峡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水域之一，这儿的蚝蛎是有名的，对吧？但它们很快就不能安全食用了。
- 索妮娅：不仅如此，这水为数英里外的核电厂所污染，有放射性。
- 杰克：是啊，我读到过这件事。政治家会读，他们知道所有这些事情。有些人每天都在思考这些问题。我知道我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必须对付和你所说的不同的限制，不同的相互依赖性。如果你说的这些都对，用化学物质喂牛；食用过多红肉对身体有害；土地受到过度放牧的破坏等，那为了健康和其他一百种理由，我就促成立法对红肉消费征税，就像我们对烟征税以促使人们重新考虑烟的消费。
- 索妮娅：好主意。我们能用这收入来做癌症和心脏病研究了。
- 杰克：对，然后将会有五十个游说者敲我的门。一百个肉类生产商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把钱注入我的竞争对手的竞选。我的电话交换台会整天价亮着，产肉州的参议员，州长和众议员们电话不绝。但索妮娅，为了你，我把这一切都免了。就像山姆·雷伯恩所说的“人总会有仅仅因为是对的而去做某事的时候”。但如果除此之外，我反对几个武器项目，又想为消除酸雨做点事，提出议案支持增加太阳能项目经费。你知道后果会怎么样？到了下一次选举，任何一个反对我的竞选对手都会得到所有那些人的赞助来击败我。他会赢。我甚至不想说这是错的。因为当你在公众舆论前走那么远，那是他们让你明白的方式。所以我只能做任何人，从最卑微的众议员直到美国总统都会做的事：我抓住我认为的几个关键问题，就是你那整体的一个部分。我坚持不懈，直到有所建树，如果我运气好的话。其他的，我只能拖时间，等待，随大流，做出让步。
- 索妮娅：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参加选举。对不起，这正是我们一直在讲的。你让人们少吃肉，然后你以收买剩余黄油，扶持黄油价格的方式来偿还牧场主。这样，如果我们不以此这种方式得心脏病，你也会用另一种方式把它给我们。
- 杰克：我同意你讲的。如果我们不用零敲碎打的方式做事，我们不会相互抵触或不会相互抵触到这种程度。但你的理论有一点可怕，甚至有一点残酷。我的意思是：谁是那个告诉人们什么对他们好的人？你打算告诉牧场主：他和他家族世代追求的目标有问题，该停业？也许我们整天为私人利益所缠绕，但至少现在我们的政府是靠近人民的，是为认为的自我需求相服务的。

索妮娅：世界比人们对它的知觉变化得更快。对一个真正的政治领袖，缩短这种差距难道不是一种挑战？教育我们，让我们变得有责任感。不管怎样，人们不再信任你们政治家了。在你最近的选举，只有百分之五十的人投了票。

托马斯：把他们赢回来需要一种“做不可能做的事情的政治”。

杰克：真是一个好的竞选口号。我需要你的时候你跑到哪儿去了？

托马斯：我会投这一票。

杰克：好啊，我会得到诗人的选票。

索妮娅：“做不可能做的事情的政治”。你也许也会得到我的一票。

杰克：更好，加上这位博闻强知但又不愿投入，生活在中世纪岛屿上的女性。我闻到了胜利的气味。

(11)

杰克：我怎么觉得挺生气的？

托马斯：可能是因为他们不愿与我们有任何相干。他们不相信我们。除了他们自己最终的衰老，不存在任何理由为什么他们要相信我们。

杰克：是啊，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他们以为这是电影。但这房间绝对是当代现象。现在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刑房。他们毫无知觉。你会说这也是你的“认知危机”的一部分？

托马斯：也许我们多少有死的本能，就像狼对待弱者。也许人不过是狗屎。

杰克：你把这一切怪罪于笛卡尔。我把它怪罪于每个人。这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

索妮娅：我不知道笛卡尔，但我知道历史上有一个时期，有很多妇女因为从事民间医术，或是崇拜先基督教的女神，或仅仅就因为她们不同寻常便受到折磨甚至被焚烧，弗朗西斯·培根就曾主持过詹姆士一世国王的女巫审判。我要是活在那个时代，多半也会死在火刑柱上。

当培根写道，对自然必须“穷追不舍，迫使它效劳，当成奴婢”的时候，我想他不是在使用比喻。他甚至说科学家必须用新的机械手段“逼迫自然招供她的秘密”。你们注意到他是怎么使用女性的“她”来描述自然的？好像自然就是一个女巫。

是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个刑房就是一个认知危机。

杰克：但这个房间远在笛卡尔和培根之前就有了。不管人类怎样理解世界，暴力仍在继续，不是这样吗？还有剥削。当然，我们都希望它们会随着我们看法的变化而变化。

索妮娅： 现代的科学,技术和企业不就做了培根所教诲的:折磨我们的星球?我们不是实现了男性主宰一切的古老家长制理想?

杰克： 索妮娅,让我作一分钟的魔鬼辩护士。我们的星球到底受到多大的折磨?可以说它与冰川记对地球的影响相比几乎没什么。谁说自然不能应付?我们都惧怕臭氧层的消失,但我们对臭氧层的研究才不过十年。有没有可能自宇宙开始以来大气层中的所谓臭氧空洞会自生自灭呢?自然可能有着我们对它一无所知的痊愈机制。有可能关于紫外线的歇斯底里没有任何根据,不过是歇斯底里而已。

索妮娅： 几年前他们正是这样说德国森林的。现在怎么样了?一半以上的黑森林的树正在死去。我们不能再强词夺理了。我们担不起这样的风险。就在这岛屿周围,潮汐在减缓。可能是因为扔进海湾的垃圾或过量肥料堆积而成的淤泥的缘故。湖泊会死亡,整个大洋会受污染。土层,森林,水会被毒化会消亡。事物变化很快。在人的手中,自然变得脆弱。雨水变成酸液。

托马斯： 我同意你所说的一切。但为什么会有这“家长式的”的偏执?在撒勒姆,是女人出卖了女巫。一个名叫菲丽丝·施拉弗利的女人写道:上帝给人的最大礼物是原子弹。她们都是女人。为什么我们不能说所谓“家长制的”邪恶男女都有份呢?这样的邪恶真不少。除非你相信这些女人都像派蒂·赫斯特一样,被男人洗了脑。

索妮娅： 你干嘛这么冷嘲热讽的?要知道,在这个生命世界中有两大原则。用形容词来说,男性原则就是侵略性,支配性等等。女性原则则是:温和,抚育,照料。我想说的是,这两个原则也许有过大致平衡,但现在,男人发明了致使这些原则失去平衡的思想和物质上的工具和武器。

我们把机械化的工具放在追求权势,家长般统治别人的人手中。我是说你们男人现在已失去控制。我,你们,我们大家,都成了受害者。给予女性原则一个机会会有什么不可以的,有什么错?

托马斯： 我们还是离开这个房间。它在折磨我们的关系。

(12)

托马斯： 索妮娅,对不起,如果我在下面惹你不高兴了。我是一个失败的丈夫,所以我对那东西有点敏感。我又是一个饿着独子的诗人和一个糟糕的教师。杰克也是另一个中年伤员,只不过他老婆还在。也许我们还是会有共同点。你是干什么的?到这边远地方来干嘛?

索妮娅： 我嘛,我仍然是一个科学家,虽然在度一个半永久的休假年。

托马斯： 怎么回事?

索妮娅： 我厌倦了我的工作成果为美国国防部所用。我是一个物理学家,是研究部门的唯一一个女性,也是第一个在挪威做量子场论研究的。我的专业是激光。那个时候主要的挑战是设计短波长的激光。波长越短,激光能量越强。我们的目标是创造一个艾克斯光雷射。有一天,我有了一个绝妙的灵感,这个灵感终于成了建造艾克斯光雷射的主要突破。当你有了这样的成就,科学对你很够意思。我得到许多很好的工作

机会,先是巴黎,后来是美国。我最终接受了波士顿的职位,在那儿愉快地工作。直到一天不期然地发现我的工作被利用。我一直想着的是我的工作的医学运用:用激光提供细胞甚至分子的全息照片。它们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许多谜团,甚至癌细胞的形成。但实际情况却是,我的想法的一个更尖端的版本被用于星球大战计划。这使我大为震惊。它促使我重新估价我的职业。长话短说,藉口其他的事情,我决然离开了那里。

托马斯: 可不可以问一下那“其他事情”是什么?

索妮娅: 我想是和你大致相同的经历吧。我离开波士顿,最终到了这里。有一天我从巴黎来,这地方一下子就迷住了我。我经常到这来。有时候风暴把游客都赶走了,我就独自拥有了这个地方。我开始思考我的亚原子物理学知识和我观察世界的方式的联系。在这呆了一段时间后,我想我有了点体会。我还不知这些思想能不能发展完整,但这是我每天早晨散步时思考的东西。这就成了今天遇到你们俩的缘份。瞧,不管天气怎么样,每个早晨我横穿这个岛,试图理解它的语言。

托马斯: 石头发话,我默然无语。

索妮娅: 是这样。这是一首诗里的,对不对?

托马斯: 也许。我不知道。你把你的想法写下来吗?

索妮娅: 是的,一贯如此。我想把我的笔记整理成一本书,把它叫作“生态思维”,以别于“卡提型思维”。

杰克: 卡提型?

托马斯: 笛卡尔用拉丁文写作。他的拉丁名字叫做卡提修斯,所以叫“卡提型”。

杰克: 是吗?我还以为你是说一种地图。

托马斯: 你听成菜单了吧?

杰克: 是的,像一张菜单。

托马斯: 那他的名字该叫菜单大师了。

索妮娅: 我希望这种生态思维会提供一种新的事物观以克服认识危机。我发现用生态方式思考更能理解所有的事物。它给予我对现实更牢固的把握。它给我力量。

杰克: “知识就是力量”。

索妮娅: 是的。但是在个人自我实现的意义上,而不是陈旧的男性对他人的权力欲望。

杰克: 又回到笛卡尔的罪恶帝国?

索妮娅: 笛卡尔有个梦。是牛顿把这梦变成现实。他把它变成科学理论,变成力量。

- 托马斯: “愿上帝让我们幸免单一的愿景和牛顿的酣睡。”威廉·布莱克曾经说。
- 索妮娅: 真佩服你!
- 托马斯: 你们两个很相像。你们会谈得来。他两百年前在诗里写的,你现在用散文讲。他恨牛顿,他恨“单一愿景”的概念。他把一生献给艺术以否认单一的世界观图景。当然,那时代的人认为他是怪人。
- 索妮娅: 他们几乎把牛顿当作神。把所有的物理现象归结为重力引起的物质粒子的运动,他能够用精确的数学方程来描述重力对任何物体的效应。我们把它叫做牛顿运动定律。那确实是十七世纪科学的伟大成就。
- 托马斯: 就是那些让我在高中瞌睡过去的那些东西?那斜边的平方根除以一小撮化学元素镁之类的东西?
- 索妮娅: 对懂得这个概念的人来说,那些方程是很美妙的。
- 我能用牛顿的方程来计算和解释那石头的每一运动,从弹道的曲线到水中的波纹。这在那时是如此了不得的成就,以致牛顿的数学体系当即确立自身为关于现实的正确理论的地位,自然的最终法则。笛卡尔关于世界是一个完美机器的梦被人们认为是事实。它给人们带来不少好处。人们可以做不到以前不能做的事。它显得不可抵挡。当然,世界作为活的机体的古老观念就此被扫到一旁。
- 杰克: 那么,牛顿有什么错?
- 索妮娅: 基特!这是我女儿基特,她的朋友罗曼。基特,这是托马斯·哈里曼。这是杰克.....?
- 杰克: 爱德华兹。 杰克·爱德华兹。
- 基特: 爱德华兹!杰克·爱德华兹?啊,我知道。你好!
- 杰克: 你怎么看你母亲的新生态观?
- 基特: 还行吧。
- 索妮娅: 基特已厌烦死了我所讲的。
- 基特: 是啊。我们要走了。很高兴见到你。
- 杰克: 很高兴见到你。
- 杰克: 她和你一起住在这吗?
- 索妮娅: 不。她是大学一年级,正度短假。和我住在这儿厌烦极了。
- 杰克: 我理解。我自己也有俩个。

托马斯: 我也有一个孩子。

(13)

索妮娅: 特纳描绘了光,而光成为印象主义的灵感,这不是偶然的。物理学家也为光的本性着迷。但没有一个人能够想像阳光是怎么传到地球上的。

杰克: 光的本性是什么?

索妮娅: 要理解光的本性,就得了解物质是什么。

杰克: 我以为物质是由原子构成的。

索妮娅: 什么是原子?牛顿以为那是一种微小的坚粒。但这不是科学家第一次观察原子所发现的。他们的发现完全出乎预料,令人不可思议。

托马斯: 你是说他们发现原子是由更小的粒子组成的,而电子围绕着核子旋转?

索妮娅: 不仅如此,原子在相对广阔的空间里运动,这一点让科学家很震惊。原子主要是由空间组成的。

杰克: “广阔的空间”是什么意思?原子是这么小。

索妮娅: 就是。这也正是没发儿想象的。原子的大小和我们通常的尺寸比例感差距很远,所以我们很难感觉它们的相对尺寸以及粒子间的距离。如果你问:一个橘子中有多少原子?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需把橘子放大到足以能看见原子的大小。我们就得把这橘子放大到地球的尺寸。这样其中的原子才有樱桃那么大。无数的樱桃就紧紧地挤在地球大小的橘子中间。

托马斯: 好一个景像!我不是开玩笑。要是把地球缩回橘子的大小,单是想像那些樱桃在里面旋转,就够让我头晕的。在这高度发晕可不是好玩儿的。

你说原子象樱桃那么大,而这樱桃原子内全是空的。那核子呢?里面有一个核,对不对?它有多大?那是我们要谈的,是吗?

索妮娅: 答案是不可见。如果我们把原子放大到足球那么大,核子仍然是看不见的。如果我们把原子放大到这间屋子这么大,核子还是看不见的。

杰克: 如果我们把它放大到和这个岛屿差不多大小,放大到和我们站着的这块石头差不多大小呢?

索妮娅: 如果我们把樱桃原子放大到和这岛差不多大小,那核子就差不多像一颗小卵石那么大,电子还要小得多。我们得一直往下走到岛的边缘去寻找它们。

而这之间的空间是空无一物的。

托马斯: 这真是奇特。比诗还要怪诞。

你是说，如果有一个足够大的球体能包容这个岛，它将由一颗卵石和几粒沙构成。这就是这个大球所有的东西。换句话说，那个球是空的。但如果这块石头是由那样的空球体构成的，那它为什么那么结实？为什么我的手不能从当中穿过去？为什么我们掉不下去？

托马斯： 是啊，为什么我们掉不下去？为什么东西不互相穿过而掉下去呢？

索妮娅： 瞧，这是个显而易见的问题，物理学家一定会问的。

(14)

索妮娅： 记住所有牛顿力学的概念都是根据实际上可以见到，或至少可以想象为图像的事物而来的。但他们现在发现的是一个奇怪的出乎意料的世界，再那里概念再也不能被视觉化了。当他们在这里试图解释这些荒唐的原子物理现象时，他们不得不承认他们缺乏一种语言，甚至没有一种恰当的思想方式来描述他们的新发现。他们不得不用全新的概念和全新的方式去思考。要理解为什么物质是如此实在与坚硬，他们必须检验关于物质存在本身的因袭观念。经过多年的挫折，他们被迫承认物质并不以确定的方式存在于特定的地点，而只是表现出一种“存在的倾向”。

托马斯： 倾向？这是什么名堂？

索妮娅： 譬如我们要观察那里的一个电子，我们不能说它在一个确定的位置。我们只能说它有在前面而不是后面，或靠左边而不是靠右边的“倾向”。在科学术语上，我们实际上不说倾向，我们说概率。

杰克： 我记得在参议院投过一个议案票，给一些物理学家很多钱去建造一个探测器。说是它能确切地告诉我们电子在那里。是不是我们给蒙了？

索妮娅： 不是。怪就怪在当你真的测量电子的时候，它是在一个确定的位置上。但在不同测量之间，你不能说出它是在一个确定的地点，也不能说它有一个确定的路径从一个位置跑到另一个位置。

托马斯： 你是指当你测量它，它就出现？

索妮娅： 是的。

托马斯： 有点像失业的演员或总统候选人，就像杰克·爱德华兹，你说呢？

(15)

杰克： 好吧，我得搞清楚这一点。你测量的时候，这电子就在那出现了，但在不同的测量之间，你不能确定地说它在某个确定的位置，也不能说它按一个确定的路径从一点走到另一点。那它是如何从这儿走到那儿的呢？它运动，对不对？

索妮娅： 不。

- 杰 克: 那你是说它呆在同一个地方?
- 索 妮 娅: 也不。
- 杰 克: 等等, 这电子到底是动还是不动。
- 索 妮 娅: 不, 我们不能这么说。你现在能感觉到当时那些物理学家有多困惑了吧。电子不是从一个地点走到另一地点, 它也不呆在同一个地点。它显现为分布在空间的概率模式。这些概率模式的状态随时间而变化, 对人的知觉来讲, 有点像运动。
- 托 马 斯: 你是说这电子分布在一个大的空间里。当你用测量枪去测量的时候, 它就缩成一个小点?
- 索 妮 娅: 说得对! 所有亚原子粒子——电子, 质子, 中子都显现出这种在潜在可能性和实在性之间的奇特的存在形式。
- 杰 克: 那么, 在亚原子层次上没有实在的物体?
- 索 妮 娅: 没有。
- 托 马 斯: 如果在亚原子层次上没有实在物体, 那怎么可能在其他层次上有实在物体呢?
- 索 妮 娅: 这就是惊奇所在。“这块石头为什么这么结实?” 这个简单问题, 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力。我没发儿用以视觉术语向你解释。我只能用数学方程, 但这里没有比喻可用。
- 托 马 斯: 人怎么能生活在一个不可比喻的世界里? 我的意思是人总是要以某种方式来感知现实。这是实在的呀。
- 索 妮 娅: 好吧, 我们就从这花岗岩中取一个原子出来, 这是一个有十四个电子的硅原子。这些电子的概率模式就像层层外壳一样围绕着核子, 每一层包含着几个电子。在壳层之内, 这些电子可以说同时存在在任何地方, 但这种类似层层外壳的概率模式极为稳定, 非常难以压缩。
- 杰 克: 物质是实在的, 是因为概率模式的难以压缩?
- 索 妮 娅: 可以这么说吧。
- 托 马 斯: 看来我当年上吉蒂斯先生的物理课睡大觉是对的。他那个用带有棍子球儿的白铁玩具做的小模型是错的, 是吗?
- 索 妮 娅: 对, 那是错的。那个模型很糟糕。但那时候没有人做得更好。
- 托 马 斯: “如果认知之门被洗涤, 一切就会如实显现, 有如无限。” 威廉·布莱克。

- 托 马 斯: 索妮娅,看来生活是一些概率模式奔来跑去的。那是什么东西的概率模式呢?
- 索 妮 娅: 相互联系。
- 杰 克: 什么?
- 索 妮 娅: 我想说的是:这些概率不是事物的概率,而是相互联系的概率。
- 托 马 斯: 瞧,杰克,这就是她想告诉你的。
- 索 妮 娅: 我们倾向于把亚原子粒子看成小弹球或者小沙粒,但对物理学家来说,一个粒子没有独立的存在。粒子本质上是向外与其他事物相联接的一组关系。
- 杰 克: 这些其他事物是什么?
- 索 妮 娅: 它们是与另外的其他事物的相互联系。而这些另外的其他事物也是相互联系,就是如此。你看,在原子物理中,最终没有任何“物”。物质的本性不在物体中而在相互联系中。
- 托 马 斯: 啊!
- 每个人都知道和弦。这是个三度和弦,最基本的和声。它带有一种很独特的感觉。然而它每一个单独的音都没有这种感觉。所以,这个和弦的本质在于
- 索 妮 娅: 在于关系。
- 托 马 斯: 而时间和音调的关系...
- 杰 克: 产生旋律!
- 托 马 斯: 关系产生音乐。
- 索 妮 娅: 关系产生物质。
- 托 马 斯: 星球的音乐!
- 索 妮 娅: 就象凯普勒说的。
- 托 马 斯: 还有在他之前的沙士比亚。
- 索 妮 娅: 还有在他之前的毕达哥拉斯。这个关于宇宙是按音和关系的和谐安排的想法不是什么新发现。今天物理学家只不过是在证明我们所说的物体—原子,分子,粒子—不过是一种近似,一种隐喻。在亚原子的层次,它化为一序列的相互联系,就像音乐的和声。很优美。
- 杰 克: 是啊。但这里有界限,是吗?比如说,你和我之间,我俩是分开的身體,不是吗?这不是幻觉,对吧?你是不是说在你我之间,在你和你背后的墙之间,还有这空气和长凳之间有物理上的联接?

索妮娅： 是的！在亚原子层次上，物体之间有不间断的物质和能量交换。还有我的手和这木头之间，就像在木头和空气之间，甚至你我之间，都有着真实的光子和电子的交换。最终，不管我们是不是喜欢，我们都是一个不可分离的关系网的一部分。

(17)

杰克： 这一切怎么解释光？

索妮娅： 总算讲到光了。光不需要媒介，因为它虽然以波动传播，它也是作为粒子传播的。

杰克： 光既是粒子又是波？

索妮娅： 是的。但光的粒子——我们把它们叫做光子——是一种很特别的粒子。不像其他粒子，它们从不静止，从不加快，从不减速。它们总是以同样的速度——光速——运动。它们的波动也和一般的波动不同，比如水波。它们是抽象的概率模式在以波动的形式运动。

杰克： 关系的模式，就像其他的一切？

索妮娅： 对。

杰克： 我明白了... 其实我不明白，但我明白。

托马斯： 让地上有光！

索妮娅： 像光一样，其他各种各样的高能粒子和宇宙射线冲击着地球。所有这些粒子与空气相撞而产生更多的粒子，然后互动，创造和毁灭更多的粒子。我们就是处在这种创造和毁灭的宇宙舞蹈之中。我们所有的人，分秒不息。

托马斯： 湿婆·那塔拉吉。

杰克： 你说什么？

托马斯： 湿婆·那塔拉吉，印度舞神。印度人认为湿婆之舞支撑着宇宙，湿婆之舞就是宇宙。不息的能量之流历经多样模式的转变，消融于彼此之间。

索妮娅： 这就是物理学。

托马斯： 不，这是诗。

杰克： 这很奇妙。真是棒极了。但就算你们要不高兴，我还是要问：它能派什么用场？

托马斯： 它不是用来派用场的。不过是让你作点儿思考和反省。你们肚子饿不饿？我饿了。找点东西吃吧。

(18)

- 索妮娅： 他们怎么能在这儿这样呢？他们怎么能在公共场合这样呢？
- 托马斯： 都是你的错。
- 索妮娅： 什么？
- 托马斯： 好吧，不是你的错。是物理学家的错。他们造了原子弹。
- 索妮娅： 随地乱扔东西和 原子弹有什么关系？！
- 托马斯： 当然有！原子弹把整个地球变成可以随意处置的东西。随地乱扔是无力感的表达。嘿，多一点垃圾又能怎么样？一切都会玩儿完，所有的一切，难道不是吗？
- 索妮娅： 也许你是对的。我十年前访问过广岛。我去了博物馆。看到了爆炸现场的照片。我去了和平公园。看了所有的纪念碑，一座母亲和她的婴儿的塑像。一座被纸鹤裹着的女神像。一座大的和平钟。然后我看见了一座外表简单，表面是玻璃，约六英尺高的小丘。它不是什么象征或纪念碑。它仅仅存放着原子弹受害者的骨灰。数万，也许数十万被我们的知识焚化的男女和儿童的真实遗骸。一道闪光焚烧和抹掉了他们，并完全改变了世界。当我站在那骨灰堆之前，我感到我是面对着科学家和物理学家工作的受害者。我哭了。
- 托马斯： 我小时候，和我的弟弟躺在在三楼的床上看闪电。他说：“这是什么？”我说：“就是它了，这大家伙。我们都得死。”
- 杰克： 索妮娅，你干物理学并不意味着你得对广岛负责。你没有发明原子弹。就算是你发明的，也是政治家决定使用的。奥本海默曾说 he 感到手上有血。他是发明了那玩意儿。但杜鲁门总统的回答是：“他小子以为他是谁？是我命令他们投下那鬼东西的。”即使奥本海默也不该受责备。科学家是搞清楚事物的人。是我们其他人决定用它们来干什么的。
- 托马斯： 真对不起，索妮娅，我只是在开玩笑。也许乱扔废物更像是缺乏大小便训练的后果。我不知道，要不我们换个话题吧。
- 索妮娅： 科学家是没有像其他职业那样的责任追究。为什么我们不能像医生那样，负起责任，不以破坏的方式来运用知识呢？
- 杰克： 我不认为这事儿那么简单。
- 索妮娅： 奥本海默说他手上有血，他对既成事实很遗憾。我对我的艾克斯光雷射也有遗憾。我对我的发现的后果有责任。你知道在大学里，我们从来不谈责任，至少我在那个时候是不谈的。我们从来不讨论伦理。也没有人教我们思考价值。没有人给予我们那些在作重大决定时把后七代都考虑进去的美国印第安人的智慧。没有人教育我们怎么思考未来。在封闭的教室里我们被灌输：我们是在追求纯粹真理，从事纯粹科学。是对纯粹真理的高尚追求。
- 杰克： 科学就是这样啊，索妮娅。别和自己过不去。

索妮娅：不，科学也许曾经是这样的。但今天纯粹意义的科学已经不存在。科学家不只是坐在实验室里研究最使他感兴趣的东西。科学是昂贵的，所以它的主要支付者五角大楼决定着什么是兴趣。今天美国百分之七十的科学研究都是军方支付的。我们只是把知识给出去，而忽略了它的价值和责任。

杰克：但是有监督存在啊。我曾经是几个监督委员会的成员。

索妮娅：唯科学主义是对科学真理的非理性信仰。今天它已经成为一种宗教。它不是一个好宗教，但是一个占支配地位的宗教。人们看见物理学家能够创造各种各样的奇迹，比如太空旅行，原子裂变，制造核弹。他们相信强大有力的科学家们也一定是十分智慧的，所以他们不再质疑他们的工作，他们把自己的责任交给他们认为有知识力量的人的手中。虽然他们也知道科学家在暗中做着可怕的事，他们只是希望科学家们会十分小心。而科学家把他们的责任交给那些付钱的人。我知道当你把责任交给付钱给你的人时会发生什么。就像我的激光研究，它使我心碎。

杰克：如果你担忧遗传工程可能造成直接经济损成的危害，你会找谁咨询？你还是问一个科学家。他是唯一一个懂的人。而且你基本上得把他的话当真，因为你常常连该问什么都不知道。

索妮娅：科学家当然应该欢迎你的问题，因为科学就是质问一切的。

杰克：你知道这些监督委员会时不时举行听证会。公众应邀发表评论。也许你应该在那儿。像你这样的人也许能够发挥点作用。

托马斯：他还在夸夸其谈。只有终结者才可能停住他。该要帐单了吧？

索妮娅：我来付。

杰克：不，不。我来。

(19)

托马斯：1968年，芝加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警察已准备好向示威者冲击。我站在那边，旁边是一个我从来没见过的男子。我说：“我回家了”。他说，“别回家，要投入政治”。我像个傻瓜，听了他的话。那个人就是现在天知道的所谓保守派民主党人杰克。

杰克：我那时为一个代表工作。我不是去示威的。我只是想挤进会场。突然警察向群众冲来。我们受到催泪弹的袭击。我伤了鼻子。我们都在达利市长的监狱里过了夜。

托马斯：这些人后来都怎么样了？

杰克：大部分人跟了杰西·杰克森，其余的睡大觉去了。

托马斯：我不是指政治，杰克。初选已结束。我指的是个人。他们怎么样了？他们去了那儿？他们在那儿生活？他们在干什么？

杰 克： 我不知道个人怎么样了。政治上至少在欧洲他们跟了绿党。和平主义者, 环保主义者, 女权主义者, 老学生左派全跟了绿党。

托 马 斯： 他们到底都怎么样了？

索 妮 娅： 我想它证明了生态思维日益强大。能看全局的人，会看到所有这些问题都相互关联。

托 马 斯： 她又回来了。

杰 克： 还有戈尔巴乔夫 ...

托 马 斯： 戈尔巴乔夫, 他也在芝加哥示威吗？

(20)

基 特： 妈, 我以为你和他们在一起呢。

索 妮 娅： 是啊, 他们在外面呢。你好, 罗曼。

罗 曼： 您好。

索 妮 娅： 我们要到海边走走。回来换鞋。基特, 怎么啦？

基 特： 没事。

索 妮 娅： 我又怎么了么？

基 特： 没有。只是我不能忍受你乘天讲着世界上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还有你对现实的新看法, 而我听见的不过是你自己在讲你自己的问题, 你自己如何感到与周围脱节。你甚至不能与我沟通。

杰 克： 和我们一块儿去吗？

索 妮 娅： 就是，去吧, 基特。那我去你反对吗？

基 特： 不。妈, 我喜欢杰克。跟他现实点，别让人家烦你。

索 妮 娅： 基特, 他可是结了婚的。

基 特： 对你有好处。

(21)

杰 克： 1968年尼克松赢得了青年，1980年是里根赢，1984年又是里根赢。大多数美国人很保守。

索 妮 娅： 我觉得我们要面对的历史过程是非常深刻，即使是美国人也不能抵抗太久。当我环顾各类科学，我发现同样的模式也在出现，同样的整体论观念，同样的注重过程而非结构的思维。这在美国也已经出现，什么东西一旦在科学中扎住根，就扩展。历来如此，不管我们是不是喜欢。

杰 克： “我们”——真高兴听你这么讲。我还以为你对美国失去信心了呢。

(22)

索 妮 娅： 他怎么啦？

杰 克： 可能被色彩迷住了吧。他是个诗人，有权情绪化。虽然这一点让他远离家庭，但是有了自由。所以我有时想只要他愿意，他随时可以改变他的想法和观点。如果他遇到像你这样看待事物有全新方式的人，他能完全自由地接受。如果你成功地改变了他的观点，他一定会马上坐下把新的想法写进剧本或诗歌里。人们会羡慕他的创作灵感。

索 妮 娅： 但你觉得你受到了你的选民的限制。

杰 克： 正是。他们要我成为他们选出来的保守派民主党老好人。而我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人。无论如何，我是应该代表他们的。不能一切由我说了算。应该是人民的意志决定路线，政府寻求最佳的手段和方式给予人们他们所要的。当然，现在是一派混乱。问题很复杂，之间盘根错节。让人们难以抓住头绪。但我仍然认为杰佛逊丝毫不比牛顿逊色。我怀疑历史上是否还有更好的政府形式。当然，搞政治是没有什么可羞耻的。对我来讲，它仍然是最大的挑战。

每天，事物变化越来越快。几年前，温室效应只是个理论，现在我们赶都赶不上。但索妮娅，问题是：你的想法能改变现状吗？我们讲的很多东西不是已经受到承认？环保法案都有了，72年的净水法案，77年的净空气法案，都已是十几年前的了。但我们还是落在后头。你的想法能让我们进步快一点吗？我是说，你在行动之前必须等待大多数人的觉悟，你不得不如此。我想你不会暗中羡慕专制，但要实施你那广泛的想法还不得靠某种极权主义的手段？所以这在政治上怎么行得通？这只是我几个月来最好的一次交谈或者你还有什么招儿能让我选上总统？我想知道这个。

索 妮 娅： 你还在向我要一个方案。我试着让你接受一种看法，可你只想要我教你几招。

杰 克： 我是一个实际的人。我是密苏里人。

索 妮 娅： 我以为你是从东部来的。

杰 克： 这是一个俗语。意思是“拿出来看看”。

索 妮 娅： 决定政策是你的事业。我确实认为只要你仍然戴着陈旧的家长式的，笛卡尔牛顿式的镜片看事物，你会看不清这世界实际上是怎样的。你们，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一个新的世界观。我们需要一种更全面，更包容的科学来支持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理

论把我们所讨论的生态概念放进一个连贯的科学框架。我们把它叫做“系统论”，生命系统的理论。

杰 克： 生命系统？

索 妮 娅： 是啊。所有的活机体，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这个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更牢固地把握那些有关生命的科学。

杰 克： 这些都是你自己的观点，还是也有其他人在研究？是不是已经有人把它应用于科学中？

索 妮 娅： 我象个骗子的？参议员，这是真正的科学。许多科学家，包括一些诺贝尔奖获得者都在研究这些思想。比如普里高津，贝特森，马图拉纳，仅举几个为例。这是一种新型的科学。系统观关注的是组织原理。而不是把注意力放在系统的零件上。它不是把事物割裂为局部，而是把生命系统当作整体看待。

杰 克： 用整体论看事物有什么用呢？我不明白。你可以这么想那么想，你可以这样看那样看，就象托马斯所说的。但是如果你要动手做，要搞具体的，你还不得把事物拆开？讲树不讲根，叶，皮，怎么讲，有什么用？

索 妮 娅： 我能，并且不用提及你说的那些部分。一个笛卡尔主义者会把树从概念上拆成小件。那样他永远不会理解树的真实本性。一个系统思想者会看到树和地，地和天的季节性变化。会看到年度周期，那实际上是大地通过森林的呼吸，提供我们氧气。生命的呼吸，把地与天，我们和宇宙相联。一个系统思想者会看到树的生命与整个森林的生命相联。会把树看作鸟的栖息地，昆虫的家园。如果你看一棵树，把它理解为孤立的东西，你会困惑它一生所产的上百万果子哪儿去了。因为只有一两棵新树会从这些果子中生长出来。但如果你把树看成一个大生命系统的一分子，那丰富的果子就容易理解了。因为千百万森林动物和鸟类的生存依靠着它们。树也不能仅靠自己存活。从地中吸水，它需要长在根端的菌类。菌类靠根而生存，根也需要菌类。如果一个死了，另一个也得死。在我们的世界中，这样的关系有千万种，一方依靠着另一方而生存。系统理论把这关系之网看作是生命体的本质。只有缺乏理解的人才会把这样的观念称为天真的或浪漫的。因为这种我们大家共享的依赖性 是科学的事实。

杰 克： 关系之网。

索 妮 娅： 是的。这是生命之网自身。生命系统的理论事实上给了你那个“什么是生命”的永恒问题一个概要的回答。

(23)

杰 克： 好吧，索妮娅，让我们听听，什么是生命？

索 妮 娅： 用系统语言，这回答是：生命的本质是自组织。

托 马 斯： （笑）

索 妮 娅： 有什么好笑？

托马斯：“夫人，什么是生命？”“生命是自组织。”这很好，这非常非常的好。听上去像摘自“爱丽丝奇遇记”中的东西。

也许这地下有人听得懂你的语言，杰伯沃基！梅林有一次对阿瑟王说：“不要拒来者，那会毁了你的盛宴的荣誉。”所以，坐下吧。什么是生活？生活是自组织。这真是了不起。

索妮娅：是的，确实如此，并且它还有具体的含义。它意味着一个生命系统自我维持，自我更新和自我超越的。

杰克：自我维持是什么意思？

索妮娅：它指生命系统虽然依赖于环境，但并不由环境决定。以这个岛周围的黄色麦田为例，有那么多雨，这些田应该终年常绿才是。但每到夏天它们就变黄。为什么？打个比方，它们记得自己起源于南亚热而干的气候。它能“记忆”，即使一种完全不同的气候也不能改变它的内在工作机制。那就是自我维持，自组织。

杰克：我明白了，那什么是自我更新？

索妮娅：以我们自身为例，像所有的生命机体一样，我们以不间断的周期不停地更新自己，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你知道吗，你的胰腺在二十四小时内更新了它大部分的细胞？这意味着你每天早上醒来就有了一个新的胰腺，还有一个新的胃壁。还有你的皮肤。你的皮肤一分钟要掉十万个细胞。你知道我们家里大部分的灰尘是我们自己死去的皮肤细胞吗？

托马斯：这得写进诗里。我们的家里充满着死去的皮肤！

索妮娅：在这些细胞掉落的同时，同样多的细胞在分裂和产生新的皮肤。这即是“自我更新”。

托马斯：就象赫拉克里特曾经说的：“一个人不能重新踏入同样的河流。”索妮娅说：“一个人不能重新与同一个人握同一只手。”对不对？

索妮娅：又对又不对。虽然我们大部分细胞被更替，我们能相互辨认，因为我们的组织模式仍然不变。这是生命最重要的特点之一：不停的结构变迁伴随着系统组织模式的稳定性。

托马斯：这就是生命的一切？

索妮娅：不。还有自我超越。自组织不仅是生命系统自我维持和不间断的自我更新，它还意味着它们有超越自身，走出自身和创造新形式的内在倾向。这是我感觉最令人兴奋的部分之一，进化的基本动力不是适应性而是创造性。

托马斯：你是说生命系统会为演变而演变？它们会前去探索，不管是否为生存所需？那看来我不并是我常认为的那样太离谱啦。

- 索妮娅: 你不离谱。创造性是进化的一个基本元素。每种生命机体都有创造,震惊和超越自己的潜能。
- 托马斯: 创造什么?美?
- 索妮娅: 对,包括美。进化远远不止是对环境的适应。说到底,环境不就是一个演化并创造性地适应自己的生命系统吗?那么谁适应谁呢?相互适应,共同进化。进化是个不停顿的舞蹈,不停顿的对话。
- 杰克: 我们都是系统,地球也是一个系统。我们不是在地球上演化,我们和地球共同演化。
- 索妮娅: 如果你能在政治对话中仅仅引入这样一个观点,那不十分有力吗?
- 托马斯: 是啊杰克,这里也许有什么东西可供你重振你的竞选。索妮娅和我嘛...
- 杰克: 我想你要说的是:可以到这儿来,遇见索妮娅,聆听这些思想是命运的安排。我可以为此做些什么呢?我来自一个用世界百分之四十的资源支撑着占世界人口百分之六的国家。所以人民太和平、太幸福以致于我们成了世界最大的毒品市场。一半儿以上的青少年考虑自杀。五个女孩中有一个会自杀。一个系统思考者会不会重新考虑原子能?我们已经深陷其中,难以自拔。
- 索妮娅: 你的问题 当中最重要的是对增长的盲目追求。这必须马上停止。
- 杰克: 我知道。我重申过百遍了:盲目性增长,毁灭性增长,病态的增长。怎么能让人们意识到这一点?我应该怎么做?从哪里着手?
- 索妮娅: 我们必需重视下一代!因为我们没有把下一代放在我们的科学理论中,放在我们对“增长”的追求中,我们才使生命系统陷于危险。只要想想这样可怕的事实:我们留给了我们的孩子最毒的废物,放射性钚。它对下一代,再下一代和再下一代都是毒物。事实上,它在五十万年内都会是毒物。我们根本就不应接受“知识就是力量”的观点。我们也不应该接受什么“对通用汽车公司好的就是对美国好的”观点。我们需要一个可持续性的社会,一个不以剥夺下一代的机会为代价来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的社会。你问我:你应该怎么办?我不知道你应该怎么办,你知道你该做什么。我知道对我有用的就是到这儿来,安静下来,一件事做完再做另一件。把每一个想法想彻底。这是我真正的第一步。告诉你这是我的第二步。
- 杰克: 你不能就这么推卸责任。做点直接的怎么样?帮帮我怎么样...到我的班子来,帮我做事?
- 索妮娅: 你是什么意思?
- 杰克: 想办法把你的想法传播到政治主流中去。你说这是迫切的,你说想法是实际的。我给你一个机会来证明。当然这会是充满挫折的工作。你会看到许多谎言,投机和交易。你得学会如何妥协。你得亲自动手。
- 索妮娅: 在这里我按我的方式弄脏我的手,在我的象牙塔内,我能坐下来思考。

托马斯: 这就是杰克, 以他对公共利益的执着追求, 和他自己的一生经历, 他好像不太能理解... 一个人怎么会愿意躲得远远的, 远到万里之外。

杰克: 这样你就有成为荒野孤声的奢侈, 而不是去力争在喧嚣的声浪中力挽狂澜。相信我, 我珍惜这个机会。我理解这有什么好处。我知道干政治的平凡单调。但如果你要说不, 现在别说。好好想想吧。

(24)

托马斯: 涨潮是什么时候?

索妮娅: 快了。今天会是全年最高点。我们可以走近点。来吧。

杰克: 托马斯一定喜欢你。他通常不会花这么多时间听别人的想法, 是吗?

托马斯: 你的想法, 也许不。我开玩笑的。是的, 我喜欢她。我喜欢你。有胆量! 到这儿来, 与世隔绝, 定下神来, 决心想透事理, 直到有东西可告诉你我两个草皮子。你知道, 很多人嘴上讲要做同样的事, 但到底有多少人真的卷起袖子干呢? 你可能呆得同样久, 读得同样多, 但发现你毫无所得。杰克, 与世隔绝本身是十分可怕的事。所以, 是啊, 我喜欢你... 我也喜欢你。你很勇敢, 肯听别人的看法。如果不是这样我会很失望的, 我会不痛快。可是杰克, 我想华盛顿不是她现在要去的地方。事实上, 那里也许是她不需要在的地方。

杰克: 你怎么啦?

托马斯: 你是对的。我们在干嘛? 小群体治疗?

杰克: 涨潮的时候这里全都在水下, 是吗? 包括这片牧场。能在这多盐的地方生长的一定是一种特殊的羊。

没有羊粪和羊群, 这些草如何生长? 如果这里的人们喜欢咸羊肉, 我不会感到吃惊。所以都是如此。海洋, 牧草, 人类, 羊群...

托马斯: “你曾问我龙虾用金色的脚在下面编织着什么。我告诉你, 海洋知道。你说海鞘在透明的钟中等待着谁? 我告诉你, 像你一样, 在等待时间。你说, 海藻的手臂在拥抱着谁? 你仔细地看看, 在某个时间, 在我知道的某个海。你问我独角鲸凶险的长牙, 我告诉你被鱼叉刺中的海独角兽如何死去。你问我翠鸟的羽毛, 在南岸的清流中颤抖?... ”

我要告诉你海洋知道, 在它的珠宝盒中生命如沙一样无尽, 纯粹而不可计数; 血色葡萄中间的时光使花瓣伸展而闪亮, 使海蜇充满光华, 松开了结, 从无数珠母制成的巨号中撒下它音乐般的细脚。我只是一张空空如己的网, 飞翔在人类眼光之外, 在黑暗中默默死去, 在这桔子般卑微的地球上。我像你一样四处行走, 细察着无数的星星, 在夜间, 在我的网中, 我赤裸地醒来, 抓住的唯一一条鱼, 陷于风儿中。

帕伯罗·聂鲁达。帕伯罗·聂鲁达!!! 这使你想起什么? “我走来走去调查无数的星星, ”——这不就是你所做的吗, 索妮娅? “在夜间, 在我的网中, 我赤裸地醒来”, 这不是你所做的吗? 你不是把你的网撒向量子物理和系统理论的边远角落... 你不

是发现那唯一的东西你能抓到的是你的自我?... 就像陷在风中的鱼?... 你系统里其他的人在哪里呢, 索妮娅?那些你所爱的?

这些使我们感觉优越的游客呢?他们不也像陷于风中的鱼么?也许他们的感觉更坏, 因为他们没有词汇来描述它。告诉我, 索妮娅, 我们在里面的什么地方?真实的人, 有着他们的素质, 愿望和弱点?你在里面的什么地方, 索妮娅?基特在哪里?科学家能告诉我们生命的内在隐喻是什么, 不管他们是电脑硅片或时钟, 政治家能告诉我们生活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形式。但我感到被称作一个系统就像被称作一个时钟一样是一个被降低的存在。生命是不能浓缩的。一群人用一套词汇来改变世界, 另一群人用一套不同的词汇来改变它, 我不管。对我来讲都一样。我一点都不在乎。这就象季节的变化!我喜欢你, 喜欢你畏怯的勇气, 我喜欢你要把世界变得更好的事实。上帝知道, 它用得到它。我喜欢我的傻朋友杰克, 他居然疯到想当美国的总统。至于我, 不要把我当回事, 我是个傻瓜。

但记住:生命感受自身... 生命感受自身... 不论你们用什么样的词汇来对待它。即使怀有世界上最好的动机, 你也会碰壁。如果你忘了生命--生命--生命要比你和我的深奥理论不知要丰富几千倍。感知宇宙是一个内在的工作。你帮助了我。我爱你。我也爱你。我爱你俩。

水来了。。。

多好的一天!多好的一天!

(25)

杰 克: 我们要走的话, 现在走比较好。

索 妮 娅: 你干嘛不留下?

杰 克: 我不知道。干嘛你不来华盛顿?不管怎样说, 谢谢你。

托 马 斯: 谢谢你。

索 妮 娅: 别谢我。我喜欢今天。我恨再见。

杰 克: 也许不是再见。请考虑一下我说的。

托 马 斯: 到时候告诉我们水是怎么上涨的 ...

杰 克: 这有什么关系?

托 马 斯: 当然有关。让它一直回到原线。让它更新自身。对不对, 索妮娅?也许到巴黎来告诉我?

杰 克: 或者华盛顿...

托 马 斯: 或纽约!

(26)

- 托 马 斯: 你系统里的其他人在哪里, 索妮娅, 那些你所爱的人? 真实的人? 他们的素质, 他们的愿望, 他们的弱点?
(画外音)
- 基 特: 妈, 你没事吧?
- 托 马 斯: 你在里面的什么地方, 基特在哪儿?
(画外音)
- 基 特: 你在想什么?
- 索 妮 娅: 我们回家吧。

(27)

- 托 马 斯: 我觉得我在法国长周末快要结束了。也许我也厌烦了作为一个陌生人, 作为一种语言的外人, 离开了一个曾经有生命的环境... 曾引起我共鸣的环境... 我们的情感系统, 就象她可能会说的那样, 需要一个大系统来培养... 在哪里都没什么区别, 你和你认识的人被锁在一起。你总需要属于某个地方...
(画外音)
- 杰 克: 她说的完全对。即使那些我不明白的地方我也感觉她是对的。那么, 我是否照着做呢? 这也许就是一个所谓的转折点?
(画外音)
- 托 马 斯: “你, 女人; 我, 男人; 这, 世界; 每一个都是全体的作品。沙中回响着黯哑的脚步声; 陌生人是跛足鹧鸪; 尼姑; 舞者; 天使的翅膀下有村中的行者; 许多美丽的手臂围绕着我们和我们所知...” 我不知道这该死的诗的下文是什么...
(画外音)
- (全 文 完)